

“爱我中华”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征文

主办单位：上海市作家协会 文汇报社

绿叶对根的情意

连俊

上世纪90年代，任何一个人来我家。都说我家住房太小，一则家居面积本来就不大，二则儿子长得人高马大，他一进屋，就好像非得搬出几件家具才能容得下他似的。于是就有人说，电视台一天到晚来你们家拍电视，为什么不叫他们帮帮忙？电视台怎么帮？现在是住房商品化，需要的是钱。天上不会落馅饼，我不幻想某一天一个人进来拍拍我的肩膀，给我一串钥匙，让我成为一套居室的主人。

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环顾四壁，茫然若失，感叹人生艰难，更叹命运不济。我想：如果我不落崖受伤致残，凭我的劳动态度和过硬技术，对企业的贡献肯定很大，论功行赏，单位肯定会分配给我一套宽敞的住房；如果我不受伤致残，改革开放了，我或许会跳槽，择优而从，当个白领，收入可观，还会愁没钱买房？哪会象现在这样，看见报纸上房产广告，就像逃避瘟疫似的迅速翻过，不愿多看一眼，唯恐看了以后徒增自己的烦恼和惆怅；如果我干脆在住危棚简屋，破墙旧壁，而不是象现在这样，住在煤卫合用，室内连气窗也没有的50年代初造的老公房里，或许早就动拆迁了；如果我们都住住房面积在四平方米以下，那么解困办的政策也落到我家了，……唉，哪来那么多的“如果”，说到底，还是我没能耐。

我没本事，住得逼仄，也就算了，但是累及妻儿，常使我黯然神伤。在我家，女人没有梳妆台，学生没有写字台。妻子对画眉描红，涂脂抹粉本来就不感兴趣，所以没有梳妆台也就罢了；而儿子没有写字台就惨了，身高近1米80的小伙子，天天看着他弯腰曲背地伏在一张仅50厘米高的小桌上做作业，心里很不好受，没做多久，他就要来个朝天，手撑地的反躬动作，看了真叫人心酸。但是亲情与清贫相伴，在我们这个小屋里，常常是欢声笑语盈耳，天伦之乐满目。妻儿从不怨天尤人，向隅不欢。生活就是这样，这里缺了一块，那里又给你补上一角。

现实情况已经证明了，我们夫妻俩没有能力买房，改善住房条件的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儿子的肩上。人们都看好我们的儿子，说他“硬件软件”都行。硬件是成绩好，名牌大学学生；软件是有孝心，责任心强，过几年大学毕业，找个好单位，努力工作，站稳脚跟，不消几年，买房不成问题。但我却不想让儿子替我们“解困”，我认为：把两代人的愿望全压在他身上是不公平的，到时候只要他自力更生了，我们就自然“解困”了。一首歌唱得好：父母不要儿女为家庭做多大贡献，有空常回家看看就好了。

老牛舐犊，慈乌反哺，临大学毕业那年，儿子星期天回来跟我说，他这次有直升

公费研究生的机会。“真的？”我高兴极了。可是只高兴了一天。第二天一早，儿子起了床就对我说，他要放弃这个机会。

“什么？”我比昨天更吃惊：“复旦研究生人家要考都考不上，你却要放弃？你脑子是否出毛病了？”

“我想早点工作，早点赚钱，让家里早点脱困，让你们早点过上好日子。”一下子，我愣住了，是为我们！为我们，儿子要放弃这个好机会！儿子双眼通红，他昨夜没睡好。我知道，他的心在读研与求职，个人前途与家庭幸福的两种抉择中煎熬。

“我不同意，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我们可以再熬几年。如果想叫你早赚钱，当初就让你读职校了，何必保你上大学？你算算，你上大学一年开销起码一万，读研的话，这一万就省下来了，这一万补贴家用，我们就改善了不少。”

“那爸爸，我们什么时候买房？爸爸你看我们的房间，小且不说，设计也不合理，夏天热，冬天冷，没有一丝阳光，白天也得开电灯；黄梅天还泛潮。别人能熬，爸爸你这样的身体，行动又不便，整天坐在这阴冷的屋子里，身体怎么能好？商品房那是自己要掏钱买的。你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都要妈妈伺候，可妈妈也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能伺候你几年？我们家既有远虑，又有近忧，我能安心再去读书

吗？我知道，读研对我的未来肯定有利，但我愿意把我未来的有利换成你们现在的幸福。这是绿叶对根的情意。”听了儿子的一番话，我鼻子酸了，妻子眼睛潮了，我们相对喜极而泣；生活再难，有这样的儿子，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儿子毕业后，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后按揭买了房子。从租赁的陋室，搬到三房二厅的商品房，从嘈杂的老旧小区，搬到洁净的花园式小区，这就是我们家的居住变化。儿子在买房时考虑到我行动不便，特意选择了小区环境好，楼外有无障碍斜坡的多层底楼，便于我经常到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的小花园去活动活动、透透空气。

搬进新居后，宴请亲朋好友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何以表喜庆，置酒招亲类”。其实过去我也想请，不是说亲戚越走越亲，好友越走越近吗，只是那个时候住房小，心有余而力不足。亲朋在好友之前，自然先请家人。我们家是个大家庭，人丁兴旺，四世同堂。以前逢年过节，到父母处团聚，“挤挤”一堂，连走动都很困难；现在3个人住三室两厅一散，竟然不知道谁在哪里，到吃饭时要一间一间地叫。有人问我，“什么样的房子是宜居的？”一般人会选择面积、地段、价格、社区、房型、配置等，对我来说，儿子买给我住的房子，那就是最宜居的，宜居是一种感觉。

318国道我的家

李溪溪

我的家住在青浦朱家角。千年古镇朱家角，素以“推门见河，出门摇橹”而著称；如今这个神奇的地方，自从有了318国道，处处呈现一片新气象。

映入眼帘的318国道，犹如金色的巨龙横卧，立体式的交通模式，惊得老李我险些没把舌头吸进肚。高架桥畔，17号地铁轰隆隆奔前方；地面马路，川流不息的大巴士、大集卡，载着人群和物品，呼啸而过。见证了祖国日行千里的高速发展，阿拉亲眼目睹318国道上的传奇，亲身体会党和国家给老百姓带来诸多福祉。

那年，我刚满18岁，毕业分配到乡下一家仪表厂，地点是从未听说过的朱家角。报到那天怀里揣着“户口迁移证”，母亲推着行李铺盖，陪着我登上徐家汇发出的长途汽车，坚持送儿送到朱家角。天啊，1968年见到长途汽车看着有“三怪”，车身方方正正像火柴盒，汽车鼻子凸出车身一大截，车顶上顶着大大的包包，据说，车轮一动，全凭包包里的沼气驱动。天啊，那是条什么样的路哟？沪青公路弯曲曲曲而长，坑坑洼洼多颠簸。沼气汽车宛如一叶孤舟，晃晃悠悠行驶在沙石路上。突地，汽车一个急刹车，车屁股一扭，狮子大摆头，行进方向吱地换了位置。母亲搂着矮瘦的儿子，“青浦啥时候能长出条大马路，娘这辈子也就放心啦。”

后来，在市里的直接关心下，解放军战士一马当先，全县人民参加义务劳动，经过五年的拼搏，318国道通车啦。再后来，我在朱家角娶了娘子，有了房子，生了儿子，视朱家角为第二故乡。老母亲每每来青浦踏青消暑，颇为得意地说：“你小子有福气，赶上好日子。”

忽一日，《春天的故事》响彻祖国大地，“黄金通道”——318国道到了收获季节。看，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乃至名人要员，频频穿梭国道，到水乡古镇投资开发，尽心

旅游；瞧，各级领导常常出现在国道两侧树荫下，指导青浦在改革开放的画布上再添重彩之笔；听，市民百姓拍手笑吟吟，说说心里话；318国道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生活好了，身体健康了，老藤绽开了新花。老哥几个皮肤黑苍苍，喉咙震天响，那个大嗓门，吼一吼，能从乡下头一路响到城里头，于是，在区文化馆领导下，组建了故事小分队。五年来，我们沿着318国道，足迹踏遍了全青浦居委乡村委。曾经到过美丽乡村张马村，曾经到过

金泽古桥边，曾经到过福泉山山脚下。讲述老百姓的故事，讲述改革开放新鲜事，讲述进博会里爱国情，讲述青浦大地一天天的神奇变化。故事员讲得回肠荡气，台下听得精神振奋。五年来，我们讲故事累计达到505场。

好故事传递正能量，价值观引领新风尚。国道沿线的听众是热情的，每每讲故事，观众们总是夹道欢迎，令人不能不赞叹。舞台设在果园里，我们几个故事员，伴着美妙的民间乐曲，品尝着草莓、西瓜，开始了娓娓叙述。尽管没有五颜六

色的灯光，没有艳丽的舞台，没有激昂的乐队指挥，我们的故事照样赢得满堂彩。因为我们讲的——阿拉一起奔小康的喜悦之情。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突发异想，等到赞歌响起，我和几个老哥们，诚邀父老乡亲，在318国道旁，摆张小圆桌，彻壶清香扑鼻“阿婆茶”，就着萝卜干熏青豆当点心，讲讲新故事，摆摆“龙门阵”。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跟着共产党走，咱老百姓的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



北京建国门西北角，壮丽之年花坛。（新华社图片摄影鞠焕云）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张倩芬

我1930年1月出生于江苏太仓县的农村。从小跟着族里的叔叔、姑姑去镇上小学念书。十岁时父亲把我妈、妹妹和我三人带到了上海居住，读小学。十三岁时，父亲患伤寒症高烧不退，经医治无效去世。当时我正在上海中学读初中，割舍不得这个学习机会，不肯与母亲回到乡下。幸运的是，当时看到报纸上发布有叔辈公奖学金，能为贫困学子赞助学费，我即报名赴试后被录取，之后每年学习成绩优良，从此之后我的学费有了着落。

高二那年，我也患上了伤寒，家贫无钱看病，幸亏当时的生物老师善德微自学中医取得执照。经他悉心医治，终于热退痊愈。在家静养一年后，继续重返校园学习至高中毕业。也是因为这场大病，让我坚定了以后学医的决心。

1948年9月，我考取了上海医学院。1949年解放后，我享受了人民助学金，我的学习和生活有了保障。五年期间，参加了无锡市工厂卫生实习，教我们的解剖学教授要手术需要输血，我的血型与他

相同，我毫不犹豫地献出三百毫升鲜血，帮助老师康复痊愈。

毕业前，我特别深刻体会的是水利部部长钱正英报告中提到的“我们的知识是人民培养的，学成后应该还给人民，应该为人民服务”。1953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我的一些同学分配在边疆、勘察、地质队、厂矿等基层的辛苦工作岗位。我被安排分配到上海市近郊区的第七人民医院的妇产科，原址离今天的浦东新区高桥镇还有5-6里路，没有公共交通。当时的郊区非常缺乏医药，医疗十分不规范，怀孕的产妇不做产前检查，临产时都是由当地接生婆处理。遇到难产往往不及时来医院就医而死亡。当时医院还没有血库，如果遇到要输血，需要临时找当地的“献血员”。有一次我随救护车去抢救一位子宫破裂的产妇，到医院时，产妇已经进入休克状态。这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再临时寻找“献血员”。幸运的是，我的血型和产妇的相同，我马上献了三百毫升的血给

她，待休克纠正后，我又为这位产妇进行手术，成功地救下了一条生命。50年代的产房，婴儿保暖箱是木箱内安装几只电灯泡，温度的调节是靠变化箱内电灯泡的个数来调节的。有一位产妇过去生的几胎都夭折了，这次生下了一个700克的早产儿。当时我只能靠给婴儿插小胃管，收集母乳，少量多次滴入。由于人工的精心护理，这个700克的早产儿活了下来，而且没有任何的后遗症。这在当时算是个奇迹了。

我到七院也重视预防工作。建立了医院、卫生院、接生员三级联系制度。七院培训卫生院妇产科医生，卫生院妇产科医生培训接生员，接生员在产房检查时，对产妇进行卫生宣教。还建立了产房检查常规，转诊制度。经过10多年的努力，降低了当地孕产妇死亡率，在当时川沙县4个县级医院妇产科对口检查评比时，七院妇产科总是第一名。

由于我努力的工作，1956年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卫生工作者”及“全国先进

生产者”，我去北京参加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同年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退休后，我作为志愿者参加居住社区的各项志愿者活动。我组织了社区内从医院退休的女同志，在居委会的领导下成立了“老妈妈医疗队”，目前队员年龄78-98岁，共17名，我任队长。为民服务的内容有：每周2次为居民测血压；每逢节日举行内、外、妇、儿医学咨询以及免费测血糖。定期编写卫生宣教材料。上门随访贫困家庭病人。每月一次结合季节以及疾病流行等情况为居民举行常见病、多发病的卫生讲座。

“老妈妈医疗队”至今成立20年，为社区居民做了不少“为民”、“利民”的实事，曾多次被评为上海市杨浦区和江浦街道精神文明集体，我也被居委及医院退管会评为优秀志愿者。

我今年90岁了，我会继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人民给与我的知识，继续服务于人民。

自从今年7月启动“爱我中华”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征文活动后，本报接到来自全国各地读者的征文，经过有关专家的初评、复评，最终评出一、二、三等奖若干。本次征文活动，感谢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

从此登楼不用愁

陈晶龙

“吁吁曦，危乎高哉！登楼之难难于上青天！楼梯何盘盘，几步一折紫栏杆。但见奴叟气喘急，眼望青壮过身边。公房虽不错，只苦我年迈。登楼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空望长咨嗟！”这些诗句，是有人借唐诗人李白《蜀道难》的部分句式，对老住宅小区五六七层居民“上楼难”，发出的怨言。

众所周知，现在小高层（12层以上）和高层建筑都有电梯作为载人载物的工具，乘电梯则是“上上下下的享受”；可对居住多层老式公房的人们而言，登楼是一种郁积多年的折磨。想当年，刚分配到新房时，几乎人人喜形于色，因为比起简易平房、棚户、亭子间来，无疑是一大进步。时过境迁，几十年后，这些公房的主人多已老迈，体质渐衰，登楼常感乏力，多数人退休后蜗居房内，对下楼心存畏惧。“多层公房可否安装电梯？”那是十多年前人们日思夜想的“黄粱美梦”。

如今，上海城区老公房加装电梯以方便群众日常生活一项，已引起相关领导高度重视。经过深入调研和专家论证，“老公房加装电梯”项目终于开始成行。

上海各区行动起来，又得到各建设单位的支持，一批又一批老公房开始“旧貌换新颜”。这可是上海城建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虽然要过设计、监理、施工、资金筹措、管理维护等几个坎，屡逢阻碍，但此为“民生工程”，是惠民助老服务的具体体现，因此项目建设在申城展开，如火如荼。一幢幢加装了电梯的老公房在申城陆续华丽亮相，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我居住在黄浦区五里桥街道，得知局门路361弄恭房小区有两幢多层楼房在2018年完成了加装电梯任务，受益居民从心底里感激党和政府的惠民助老政策。这是一件貌不惊人但有着深刻意义的大事。今年4月初我在社区调研时，特地前往该小区探访过几位老年住户。

住在6号楼401室的张妙珍老人

是通过换房住到这里的，一住就是20年。90平方米两房一厅，两阳台，这儿离医院、超市近，当时感到不错。公房虽不错，只苦我年迈。爬楼力不从心。有时到楼下取晚报，因报纸未到，空手而归，再也不想第二次下楼取报。结果第二天去取报，看“隔夜报”。儿子见状，想为他们物色调到电梯房，因房型不理想和售价太高而未调成。张阿姨说：“小区内80岁以上老人不少，有的人近100岁，大都走不动路。听到小区要加装电梯，他们开心，全力支持。街道、房管办、物业出了不少力。现在在外出乘电梯既省力又舒服。”

张妙珍楼上602室住着76岁的老党员周军，大家庭有四代人。老夫妇俩不仅要照顾99岁高龄的老母亲，也要为子女安排好日常生活，跑一次6楼气喘吁吁，再跑一次就够受的了。今年春节老母亲生病，原先送老母亲去医院要背着下楼，既费劲又不便。这次救护车开来后，老母亲由医护人员抬着直接送上停在底楼的救护车，十分便捷。老周爱人也是楼组长，为使电梯加装100%居民同意，她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有时有点冤屈事，为了公益，她都忍受了。

与张妙珍做邻居的401室张淑华老人已89岁，他说小区居住条件不错，就是因年老腿力渐减登楼困难，曾萌生过换房念头。谈起加梯工程，他说：“这里的党员真好，当筹款最后尚缺5.2万元时，我提出由我来垫付，结果楼上的党员争着要资助这笔钱，不让我一个人垫付。”到最后还缺6000元时，党员张妙珍阿姨表态：“我出资！”

加装电梯工程推动了小区精神文明建设，各个楼层看上去整洁无杂物，窗明地净，墙面上均点缀着花草图案。老人们再也不为登楼而发愁。子女来探望时，都为父母居住条件改善而高兴。激动的还有快递员和外卖小哥，他们也不再费力爬楼送货，顿觉轻松不少。

带着母亲去旅行

赵铮

“真的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辈子还会跑这么远。”我母亲70岁了，今年8月我刚带她去了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腿脚尚好，饮食不忌口，睡眠无时差，甚至不惧十几小时的长途飞行，母亲比我还适应长途旅行。

母亲是位勤俭持家的传统女性，身为小学教师，要抚养我和弟弟成长求学很不容易。母亲除了早年所在学校组织休养，集体省内短途旅游外，便很少外出溜达。我知道她怕花钱。直到2015年我父亲的离世，对她的观念有很大的触动。

父亲是闲不下来的人，喜欢到处溜达，但因为母亲不愿意外出旅行，父亲的足迹也多限于家乡周边。由于我的执意，才在2014年元宵节，我带着父母还有弟媳和小侄一起从上海飞到厦门看海——那也是我父亲人生唯一一次坐飞机。

父亲离世后，为了让母亲换环境，也调节下心情，从2016年初，我便利用寒暑假带着妈妈国内外出旅行。她起初还是有些犹豫，我说就算是陪我吧，这样还不用补单房差，她也就答应了。

在旅行中，我看到了做了心脏手术后依然勇敢的母亲：在埃及撒哈拉沙漠，自己爬到十几米高的沙丘滑下去；在洛杉矶环球影城坐过山车……她总怕拖我后腿、扫我兴致，所以我想玩的一些项目，母亲便也勇敢尝试，想来与她从骨子里不服输的性格很有关系。

在旅行中，我看到了愈发开朗的母亲：在土耳其坐热气球后，她得知很多游客因为行程和天气原因没有坐热气球升空时，她就打趣地说，这多亏了她的幸运，也让我跟着沾光；在昆明石林，她穿上少数民族服饰，手捧鲜花，活脱

脱一副美好少女的幸福模样……旅途中她发现好多年纪比她还大的人在满世界地转，原来退休后除了看孙子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值得尝试。

这几年带着母亲去旅行，也从旅行中看母亲，看像母亲一样的老年人。我发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退休后更加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会买保健品给自己，会放松心情享受生活。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末，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约2.5亿人；总人口比例达1.67亿，占总人口的11.9%。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多，老年人旅游成为一大商机。这一变化主要从2000年后开始的。

毕竟在以前，出境的人还多是少数因公的政府工作人员以及个别有亲属在海外而去探亲的；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自费出境游的主力也只是少数物质条件好的人，范围也多限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直到2000年后，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进一步改善，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出去的人多了，范围也遍及五大洲，而参团的主力群体也从年轻人变成了现在的老年人。

每一次出行都是想让母亲能感受体验不同的经历，从而记忆众多第一次：坐帆船、坐快艇、坐邮轮、坐马车、骑骆驼、坐热气球、住洞穴酒店、登航母、过山车……我也会每年在她生日时，将上一年出行的照片挑选打印并装订成册作为礼物送给母亲。

高龄的母亲，经常感慨国强民富带来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变化。要说心愿，还想带母亲去一次澳新，看看大堡礁、抱抱考拉、看看冰川，这样除了南极洲，母亲就玩遍四大洲了。